

本刊已呈請登記

主編人 姚雪垠

發行所 風雨週刊社

社址 開封同樂街四一號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三個月一元
半年二元 全年五元
外埠加郵費每份一分

(墨遺生先迅魯集)

風雨

版出日期星每
期七第

投稿簡約

一、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文字要通俗，內容要切實。以兩千字為最宜。
二、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三、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四、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五、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廿六年十月廿四日出版

南北一覽

展開北方的游擊戰

淞滬戰場敵四次總攻失敗

新宇

由全局上看來，日寇在我國內的侵略軍事，已整個陷於絕大不利的地位。這是日本軍閥妄恃武力輕視我國的自然歸趨，形勢上，事實上，都已證明無疑，並不是我們強作自慰的空話。

上海方面，敵軍會五次增援，以近二十萬的陸軍兵力，百餘艘的海軍艦隊，益以大隊飛機的轟炸，接連作了四次總攻，然迄今仍偏促在揚子黃浦兩江三角地帶的一隅，縱橫不過數十里，自我軍於九月十三日移至第一道防線，佈成一大。陣形後，敵始終企圖以中央突破的方法，展開大量機械化部隊的威力，但迄今已近一月有半，不僅我陣地依舊固如金湯，敵軍且已損失兩師團以上的兵力，其「皇軍在四天之內，便可掃蕩上海，直到南京」的狂話，固已成了笑柄，即其直攻大場，進窺南翔，迫我於十月十五日退至第二道防線的計劃，亦粉碎無餘。現在，敵雖已第六次增援，準備五次總攻，然證以過去兩月餘的戰績，與我軍的堅強守禦，仍是不會生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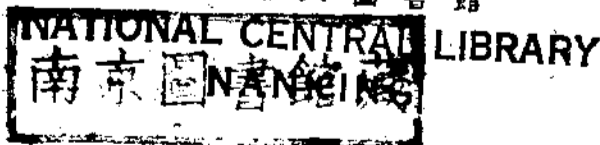
北方戰局，本月初旬以來，已逐漸好轉，截至最近，敵在各線均遭挫敗，不僅即早攻占整個華北的迷夢未成，且以犧牲過重，後防動搖，將不能不全部後退。津浦線上，我軍已於十八日晨收復德州，同時，連鎮，東光，南皮等處，均有我軍游擊部隊活躍，敵增援困難，接濟不上，平原殘部，除靜待我軍予以殲滅外敵殆已無能為力。平漢線上，自我軍於正面誘敵深入，並展開擊戰後備，石家莊

，正定均確經收復，石家莊以南之一部敵軍，不僅無援，後撤亦不可能；高碑店，保定之收復，雖尚未能完全證實，然以紫荊關，易縣我游擊部隊的連展神速，娘子關東出某支隊已收復平山，曲陽，唐縣，以及冀西各縣武裝民衆的活躍情形觀之，確屬可能，至少已使敵人後方感受最大威脅，造成擱淺或成數段之勢。晉北方面，折口以北的正圍，經半月來的血戰結果，敵已無力前進，現仍對峙；但平型要隘以東，雁門天險以北，由我游擊部隊的英勇進擊，一則連克平型，廣靈，進逼察南蔚縣；一則截斷岳岳鎮與懷仁間交通線，威脅大同；敵之運輸接濟，全部斷絕；腰斬了的強盜，再兇頑也不過是死前利那的掙扎而已。所以某外人觀察：「日本在華北如無大量援兵，已無進展可能」，這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判斷，擺在眼前的形勢，除了敵人自欺自騙外，誰都看得很清楚。

本期要目

展開北方的游擊戰	新宇
九國公約定期開會	劉國明
抗戰時期的教育問題	王實味
祝運鄉運動成功	鄭若谷
怎樣準備下鄉	徐述之
學校的遷移問題	茅山石
舊賬與新賬	范文瀾
無聲之國	杜子勤
一位決死隊員的幾封信	趙一青
鐵的洪流(報告文學)	吳綱文
救亡戲劇在鄉村	化真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書(續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同時，我們要問：敵在華北能不能增派大量援兵呢！這要看作為敵人侵略根據地的東北四省的情形如何了。據大公報上海十七日電：「外人方面接北平電，連日敵軍大批東調，約略估計，出關者已有兩師團，據日方解釋，謂北方戰事將近結束，已不需多量軍隊；實際係因東北義勇軍蜂起，偽軍亦多反正，日軍官多人被殺，故回軍彈壓。同時津方來電，亦云日軍絡繹東去。」至於蘇聯近來大舉增兵遠東的消息，據中央社紐約十八日路透電，蘇駐美大使並不否認，且鄭重聲明：「各地均有飛機，蓋吾人認為有此必要，：：對任何事變，均有應付之準備。」是則日寇集中北滿的六十萬兵力，不僅不能抽調，還得由別處開往增防邊境和鎮壓內部，那末，牠那還能再向關內大量增援呢？援既不能，退又受阻，日本軍閥在華北的企圖，必將先其本身必然奔潰的命運而一敗塗地了。

由於北方戰局的好轉，我們得到一個最可寶貴的教訓：就是以弱對強的陣地戰，必須有神奇的游擊戰來輔助，不然，只有正面的壯烈犧牲和不得已的後退，不僅不能制勝，且也不能遏止敵人前進。同時，游擊戰必須與陣地戰嚴密地靈活地配合起來，才能發揮最大的效力，換言之，就是游擊戰的突擊，須有陣地戰的進展，才可以擊退敵人，保證勝利，所以在游擊戰發動後，陣地戰也得迅速活動與之呼應，不宜穩紮穩打，致失戎機。游擊戰既有利於我，即當盡量展開，盡量擴大範圍，使凡是敵人所佔區域都有我們游擊隊的活躍，毀交通，奪糧秣，繳軍械，佔城鎮，使敵人顧東失西，守南失北，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則我們的最後勝利，絕對在握。

(十月二十一日)

九國公約國定期開會

劉國明

九國公約國會議，經過了各關係國間十餘日的互相接洽，現已決定於本月三十日在比京開會。英國已派定艾登外相，美國已派定前軍縮會議代表台維斯為代表；我國亦於十七日電復比國，正式接受邀請。目前所成問題的，只有義，日兩國。是否出席，但這並不足以動搖會議的前途。

這次九國公約國會議與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在時期上雖然一個是大戰結束後，一個是大戰前夜，微有不同；但目的上却并無區別，因為這兩次會議都是為了阻止日本吞併中國，以免破壞太平洋上的勢力均衡與各國在遠東的利益緣故而開。

從斯蒂生外交失敗以來，美國改取了「避彈室」式的外交路線，但這不是因為美國退讓，乃是因為英國對遠東問題的油滑。八一三以後，戰火把英國在華商務，燒得焦頭爛額，於是英國着意起來，竭力籲請美國共同合作，來處理中日問題；但美國偏表示冷淡，欲擒故縱似的試探一下英國的誠意，後來看到英國是已具有相當決心，於是乎也就欣然攜手！

世界大戰後英美兩大國從沒像今天這樣密切合作過，尤其是對於遠東問題如此。現在互相合作起來了，而且明白的嚴厲的對侵略國加以斥責，這證明它們對於解決遠東問題，已具有相當決心。所以這次九國公約國會議，不僅對於遠東形勢將發生決定的影響，而且將成為太平洋上和平與戰爭的分歧點。

我們是弱國，我們又正處在防衛和平與正義的最前線，所以對於一切以防衛和平與正義為目的集體行動，都萬分歡迎，都願積極的促其實現。但同時對於一切以弱國為犧牲，來換取暫時苟安的法，却必須堅決的反對。我們希望英美兩大國為和平與正義，不安協，不規避的負責奮鬥到底！

我們更相信我們的外交當局也必能為國家的獨立解放而英勇地奮鬥到底！

偽滿洲國內形勢緊張

馬汗

只要中國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張貫徹下去，只要中國的抗日戰爭延長下去，不僅可以獲得世界和平集團國家的同情和援助，不僅可以獲得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堅強支持，東方的被暴日吞併了的民族，也要很快地奮起，爭取解放，給我們以最有力的援助，同時，我們被吞併了被壓榨着的疆土上的同胞更必然羣起響應，在敵人巢穴裏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促進敵人奔潰命運的來臨。

不是嗎？二十二日報載：「日本以東三省北部情勢緊張，將冀東偽組織之保安隊兩萬餘人，悉數調赴滿洲里防俄，同時，關外各處之義勇軍異常活躍，聞延吉已被朝鮮獨立黨佔領，並有昂昂溪被我義勇軍佔領之說。」這都是可能的事實，也是必然的事實。我們對日抗戰，迄今不過三個月來，已經有了這麼大影響，再延長下去，再支持下去，不僅東北土地可以收復，朝鮮台灣的獨立解放，也是很能實現的。而東的弱小民族徹底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抗戰時期的教育問題

王實味

一、現存教育制度與教學內容

中國現存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是如何地不合適，如何地不能適應社會需要，推動民族復興，我想一切認真的教育家和肯用腦子思想肯用眼睛看事實的人，一定都早已深切地感到了，牠在平時不能適應社會需要，推動民族復興，在戰時，我們簡直可以說牠是民族精力的浪費，甚至可以說牠簡直阻礙我們民族在這艱苦而偉大的解放戰爭中，不能真正有力地武裝起來！

舉事實來說：目前全面的抗戰正在進行着，前方戰士血空橫飛，慘烈犧牲，而「民族精華」的知識青年，都被關在大學裏研究甲骨文，十三經和廿四史，研究東方哲學和西洋倫理，研究新刑法和民法續編，研究拜倫和雪萊，李白和杜甫；其次是關在中學理，把精力用於演數學問題和記英文生字，用於畫圖做手工，用於寫日記和作生物實驗報告。請讀者認真地想一想，這樣的教育，對於我們目前的整個民族生死問題——抗敵救亡，有沒有絲毫幫助？有沒有絲毫的積極意義？

我絕不否認上面隨便列舉的大學課程都是人類文化的紀錄，應該培養專門學者來發揚光大；我也不敢說，中學的全部課程，都是毫無意義。但是，我們要認清，我們目前迫切的問題是要把民族一切力量都集中於抗敵救亡，否則我們整個民族就要墜入萬劫不復，那麼，如集國民族精華的知識青年關在學校裏去研究對

抗敵救亡絕少積極作用的空洞學術，這是不是民族精力的浪費？說研究學術，已經是替現在教育制度臉上抹粉；事實上，大學生不管學什麼的，出路多半是做官和教書，學國文史地法律政治可以做科長科員，學物理化學也一樣可以做秘書；至於教育界學經濟的教國文，學物理的教數學一類現象，更是司空見慣了，能够在畢業後用其所學的已經絕少，還說什麼專門學術？退一萬步說，現在大學文法商各科學生每個人都有立刻成爲專門學者的希望，試問這些學者對於關係民族生死的抗戰能有多少助力？我並不是一個所謂「惟用主義者」，但在目前，我却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惟救亡主義者」。我認爲民族一絲一滴的力量，都應該積極地貢獻於這艱苦而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否則便是民族精力的浪費！

常聽見有些先生說：只要士農工商各盡其職，學生用功讀書，農人好生耕田……那麼國家就可以不亡；又有些先生說，教育是國家百年根本大計，是不可一日或廢的。前一說之膚淺迂腐，不值討論；後一說雖近乎真理，但道所謂教育，決不能專指學校教育和讀死書。而且，我們當前時間問題乃是三五年甚至一二年之內，就要決定民族的生死，更不容我們空談什麼百年大計的教育！或者又有人說，只要各校實施教育部所頒的非常時期教育計劃，那就足以對抗戰救亡發生積極作用了。筆者沒有詳讀過這所謂非常時期教育計劃，但我知道牠底辦

法還是要把學生關在學校裏，不過在課程裏補充點所謂圖畫教材而已，至於這些教材能給與學生多少智能，反應在抗戰救亡上又能有多少力量，恐怕是很渺茫的事了！

總之，在這三五年甚至一二年之內就要決定民族生死的危機之下，把民族精華的知識青年關在學校裏讀死書，讀些對抗戰救亡無用或不能立刻就有用的課程，這簡直是民族精力的浪費！

二、學生與組織民衆

一方面，把知識青年關在學校裏是浪費民族精力，另一方面，組織、訓練和教育民衆工作，却正需要大批知識青年去担負。如果叫學生走出學校到農村去做這迫切需要的工作（所以說去農村，是我們民衆力量可以說全在農村裏——中國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他們就可以立刻從浪費的民族力量轉變爲最偉大的抗戰救亡力量，使我們整個民族真正動員起來，武裝起來，使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前途，成爲絕對有把握，絕對有保障。

關於喚起民衆組織民衆問題，在幾個月以前，常聽見有人一提起民衆就頭痛，一聽見別人談民衆運動如何必要就指爲「有背景」，但現在這已經成爲全國一致的呼聲了——我們看見許多報紙雜誌都在那兒大聲疾呼，催促政府和人民注意這個迫切的要求。但是，對於這個問題仍然不了解或抱懷疑態度的人，恐怕還不少。現在我舉兩件事實來把這問題再解釋一下。先抄兩段報紙：

「早幾天的渾源廣豐方面的退兵，經過這

裏，我超壁村的民衆都駭走了，高桂滋的司令部移駐此地，沒有一個民衆，感到很不方便，軍隊不能離民衆的。」（見十月七日大公報秋江通訊「大戰平型關」。）「這次對外抗戰，平級線上的退却最多，每次大的退却中都有我，我沒有一次看見軍隊裏有民衆跟着退却，敵人來了，什麼都方便。我們希望政府趕快對因戰略關係不得不退的戰區有個事前的處置，寧可忍痛犧牲，不教敵人有利用我們錯誤的機會。」（見同文結尾一段。）抄了這兩段描述前方民衆情形的文字以後，我又想起了一個關於後方民衆的故事。前幾天聽一位朋友說，他們縣裏既正抽壯丁服兵役，在抽籤決定以後，怕被抽者全逃避，保長甲長們便在清晨或夜半，帶着手槍和繩子，像綁票一般把被抽者綁去！

我們閉上眼睛想一想，這一切的現象都是如何地令人痛心！一切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我們底抗戰是次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抗戰，是以血肉對飛機大炮的抗戰，是要有最大犧牲，歷最大艱苦的所謂「焦土」抗戰，非動員全體民衆，使我們底血肉有組織有計畫地犧牲，換來最大代價以後再犧牲，最後勝利是沒有保證的。組織民衆的意義就在這裏。然而，我們前方的民衆如被，而後方的民衆又如此，這够多麼危險！我們不惟沒有「焦土」，民衆且爲敵人預備「方便」——狡黠的作漢奸，有血氣的被屠殺，老實的作順民，而老弱婦孺則受盡一切侮辱和蹂躪！後方的民衆，不惟不教我們想像的那樣敵愾同仇，爭先效命，而且在應兵役時得採用綁票方式！這樣徵來的兵在前線上會發

生怎樣的作用，是我們不忍想像的！如果組織，訓練和教育民衆的工作還不認真地，全國有整個計畫地發動起來，抗戰的前途真真可慮！

從秋江的通信和我所聽說的故事，我們看見的是民衆沒有組織的危險。現在我把民衆有組織有訓練以後對抗戰救亡能發揮怎樣的力量，隨便略舉幾點。第一，在戰區，有組織的武裝民衆可以協助正式軍隊作戰，給正式軍隊建築工事，運輸輜重，担任嚮導，清除漢奸，同時利用地形的熟習，設法予敵人以種種障礙和打擊。如我軍萬不得已而退走，老弱婦孺可以先行退去，有組織的武裝民衆便可以編成游擊隊，零星分散於鐵路兩旁沒有敵人到達的村落中，敵來我去，敵去我來，化零爲整或化整爲零，運用自如，飛機焚毀敵人輜重，破壞敵人交通力量發揮得最成功時，可以使敵人到達一個地方得不到一片草葉，甚至連一口水都沒有得喝！這才是所謂焦土抗戰。才能確保最後的勝利。至於後方民衆有組織有訓練以後，在兵役補充上一定會人人奮勇，個個爭先，這是不用說了，他如防止漢奸，增加生產，改進農林，担負一切戰時後方建設工作，力量發揮到極致，在抗戰過程中就可以使一個新生的中國粗具規模。

所以，站在抗戰救亡立場上說，組織訓練和教育民衆的工作已經是刻不容緩，而站在建設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立場上說，這工作也是同樣刻不容緩的。新中國的建設，無疑地也與目萬抗敵救亡工作一樣需要廣大民衆的力量，然而，眼前這樣落後的民衆，是担負不起這重

大任務的。

民衆組織是刻不容緩了，被關在學校裏的知識青年却正是民衆最好的組織，訓練和教育者。他們（高中以上學生）都有豐富的常識，足夠担負起這個任務。他們熱情，勇敢，不會爭權奪利，蠅營狗苟；他們純潔，坦白，容易接近真理，同時也可以犧牲自己爲真理奮鬥。他們大多數來自農村，對農民生活疾苦很能了解，也就容易與農民打成一片。他們中間固然也有嬌養慣大的公子哥兒和小姐，但大多數是能吃苦耐勞與農民共甘苦的。他們中間也許有些怯懦庸碌分子，但在精神熱忱分子推動之下，沙泥也會跟着洪流向前衝的。

事實擺在眼前。只要政府統籌籌劃一下，把學生略加訓練（非學生的知識青年自然也可以參加），派赴農村工作，整個民族頃刻就可以發動起來，武裝起來。在政府沒有這樣作以前，文化界應盡力建議並推動政府去作。

至於民衆組織訓練和教育的詳細實施方案，應由多數專家去精密設計。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組織訓練和教育農民，必須與解除農民痛苦，保障農民生活，同時施行。貪污土劣壓迫剝削之濼除當然不成問題，而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也須要實施。否則，他們有的飢寒交迫，與他們本身利益無關的活動，是不大能够激發他們底民族意識和熱情來的。

三、略談抗戰時期教育問題

也許有人會驚惶地問：照這樣辦，中國的教育不算完全「停擺」了麼？我底回答是：如果說教育是專指把學生關在學校裏讀死書，那麼

，確切似乎「停擺」了；反之，學生到農村中去組織訓練和教育民衆，在實踐生活中就真實地教育了自己鍛鍊了自己，同時更教育了廣大民衆，保障抗戰的最後勝利和中國前途的發

展，這才是真正的偉大的，目前所急需的教育！舉一個顯著的例子說，這種工作發動以後，最短期間就可以掃除農村裏一切文盲，每個農村

角落裏都將開着燦爛的文化之花，——試想想比平常什麼平民教育呀，義務教育呀，又有着如何偉大的力量！

祝還鄉運動成功

鄭若谷

清晨起來，看旭日東昇，即覺彩氣磅礴，爽人眉宇，洽巧又聽到青年活動的消息，正是自然氣象與社會動態兩相映照，而一般的可喜！

這幾天，開封有爲的青年正積極進行還鄉運動，而政治當局亦下最大的決心，擬徵調高中以上學生回鄉，協助地方政府担任社會訓練的工作，並下月初即可實行，益覺可喜！歷來上下的意志，難得會通，而政府與青年，尤難如水乳交融；今既有初步的融洽，一方證明了過去文化界的苦心吶喊，不是白費氣力；一方也由於時勢的逼迫。蓋自軍興以來，淞滬方面始終保持「平安」，而華北的風雲吃緊，並時有不利消息傳來；河南因逼近前方的關係，感受戰事的威脅，與時俱增，乃不得不謀自衛。凡人遇到緊急利害的關頭，且思振作，況更有國家興亡的大義存於其心。是以青年還鄉的運動及政府的決心，都是隨中應有之義，因實逼處此，不得不然。

還鄉是好，但怎樣還鄉？而還鄉以後又怎樣？所以日來考慮青年還鄉之事，一面掬誠希望早日見諸事實，一面又不免慄慄危懼。危懼者何？（一）怕青年還鄉無人領導；（二）又怕青年還鄉無用；（三）更怕青年還鄉雖有用而非所長，未能大用；（四）最怕青年還鄉因無用或用非所長之故，更遭致社會的冷眼，而青年運動從此休矣。

今日政府事關既有通盤計畫，庶可減少危機，惟希事後認真推行，務求切實的效果。關於督導機關之設立，似屬刻不容緩，其組織亦不當只限於政府人員，應羅致文化界領袖參加，以求聲氣相通而利進行。至於還鄉以後所遇到的問題，仍然很多，如農村經濟破產，壯丁逃亡，敵人壓境，土劣把持，官吏掣肘等等，青年於此無能爲力，要看政府有無改造社會的決心；抗戰期間，正是政府發揮能力表現成績的時候，政府此時如無澈底澄清更治的決心，則此次青年還鄉，又不過裝飾門面而已。（十月二十日）

，天文系除外）工科，農科教授和學生應集中起來，在雲南或四川設立大規模的研究院，加緊研究與發明，供給抗戰過程中需要的各種人才。醫科應即分發各後方醫院工作，在實踐中繼續研究急需的軍醫方面的一切手術和診療

（二）高中師範及大學文法商各科學生概入農村工作，在實踐中繼續學習。

（三）上列各校各科教職員除有更重要任務外，須赴農村指導並協助學生工作，帶原薪或另定生活費由政府統籌，其不願往者解職。

（四）初中小學可暫維持現狀，但應修改課程內容，使更能對於抗敵救亡發生積極的力量。初中學生年齡較大者如願入農村工作，亦可報名參加。

（五）學生在農村工作的生活費，即由原校教育經費項下開支，不足由政府另籌。

（六）組織農民時除政治的及軍事的訓練外，（高中以上學生都受過軍訓，可以負起予農民以初步軍訓的責任）應側重教育工作，加速掃除文盲。（爲增進教學效率起見，宜利用拼音文字。）還應灌輸社會科學常識給他們，學生在校所學的史地公民等科，現在就應該拿來活用。（學生這方面的知識或者不够用，但自有專家會編出讀本來。）同時，要破除農民一切迷信和不合科學的壞習慣，學生所學的自然科學也有用武之地了。學生們因爲領導人家，教育人家，在過程中這就會感覺自己力量不够。要努力糾正自己，充實自己，這樣就在教育人家時教育了自己——這才是活生生的教育！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的戰士還在這培養，建設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幹部人才在這培養！

怎樣準備下鄉

徐述之

知識份子應該把救國工作擴張到鄉村去，這似乎是已經不成問題了。翻開全國各地的大報小報一張一張來看，大概你總找不到公然反對「下鄉」的論調。然而，你要留心！有些論調表面上也同情「下鄉」；實際上，如果你完全聽從了那一套議論，你的下鄉工作會作得軟弱鬆懈。例如，有些人以為：你既然主張下鄉，你立刻下鄉就成；用不着什麼詳細的考慮，周密的計劃，堅強的組織；有勇氣的人，就該毫不遲延，提刀上馬，單人獨騎，纔算得英雄豪傑，熱血男兒。這些話說得是十分響亮，十分動人。但是，如果我們相信了它，下鄉以後所碰到的一定是「失敗」，「灰心」。救國工作固然是「迫不及待」，不必「三思而後行」；然而，「一思」總是應該的。每個人都該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然而，單身獨漢去「探險山」，即使你有包文正那樣的大胆和博學，沒有王朝馬漢來保駕，碰見了油棒鬼（土豪劣紳，流氓地痞，貪官污吏……），總是大不妥當。所以，知識份子的下鄉工作，如果想像得確實有效，第一，必須有計劃；第二，必須有組織。

關於組織方面，我自己是「外行」，不敢胡說八道。先就計劃方面來談——而且僅僅是說到下鄉的準備工作。範圍雖是很窄，所寫出的一些些意見，自信還算不無實用價值。

(一) 怎樣對待家庭的牽扯？ 俗話說：「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這是救國工作者的大忌。廣溝橋事變發生後，郭沫若先生拋了妻子毅然決然，回到祖國來。這氣概確實值得佩服。難怪潘公展先生在歡迎大會上讚不絕口。熱心救國的男女青年都該學學這個樣子。

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來，人人都抱着「絕裾而去」的態度，倒也不必。這要看各人的特殊情形。只須你的配偶不是日本人，不是漢奸或準漢奸，你就不必模倣郭先生的樣子；總要設法也把他或她拉進救國陣線，變成愛國工作上的賢內助或賢外助（如果你覺得「內助」不好聽，你倆和互稱一聲「賢外助」，那更好了）。萬一對方面不肯接受你的勸告，也用不着絕情絕義，只須把對方安排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你就可以走你的路（這個手續是應該辦的。否則，當你離開對方以後，正在忙着救國，忽然心血來潮，牽腸掛肚，腦子裏還縈繞着美眷嬌兒的電影，那可不大妙）。假使對方不僅不能接受勸告，變成同路人；反爾像姜太公老婆那樣的以離婚相要挾，這時候可該你下最大決心了。爲了救國，何惜離婚？良好配偶的第一條件是要生活方向上的一致。對方已經脫離了正確的生活路線，而且還要妨礙你的「人生大道」，那就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辦法，是演一齣朱買臣的「馬前泼水」。

對待父母，却不能像對待配偶那樣的決絕。這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有幾家父母能和兒女的「人生見解」相離不遠？爲了救國，當兒女的似乎應該「不辭而別」，「溜之大吉」。然而，並不是惟一的辦法。處理這個問題的大前提也是要看各人的特殊情形而定。假定你父母素來就關心國家大事，而且是一對愛國主義者，問題自然很簡單。如果你父母只是一對「半愛國主義者」（對於天下大勢相當注意，却無明確的愛國意識），你可以在告別的前幾天，先把民族危機越來越深的時事以及他們所認識的某某親友奮勇愛國的故事陸續說給他們聽；遲延到你辭別雙親的前一兩天，總把你個人的救國志願婉辭陳述。只須你這樣辦，你所得到的批示大概不是「所謂礙難照准」吧（最近，一位朋友就是用這種方法得到雙親的許可，到敵機天天轟炸的南京去服務。）然而，假定你父母都是抱着「天下事，管他娘，喝喝啤酒，又又麻將」的人生觀，時代觀，你說句「愛國，救民族」，他說句「胡說！小孩子懂得什麼！」那你就必垂涕而諫。你曉得得多了，他的無名火也迸起來了。說不定他們或者會把你軟禁起來。遇着這樣的父母，最妥善的辦法，是忍氣吞聲，找個機會，實行「盡得忠來難盡孝」的主張，走進救國工作中；任憑他「金牌十二召」，也須等到「痛飲黃龍」之後，纔回轉家門。

有些青年看到前面所說種種不同的辦法，或者會要批評一句：「太囉嗦！何必講這麼多！每個青年對待家庭的惟一辦法就是「一走了之」，用不着仔細考慮！」我要回答一句：「天下事，不盡如此」。每個救國志士，在離開家門之前，如果妥善的對待家庭的牽絆，在你「下鄉」之後，自己和其他同伴們萬一遇到生活困難，還可以寫信請求家庭接濟一些錢或衣食

用物。只須你家庭中不是漢奸或準漢奸，你在離家之前，總以妥善相待爲是。

(二) 怎樣找下鄉的伙伴？許多人早就嫌「下鄉」；然而，真正肯擺脫家庭，學業或職業的牽掛，斷然走到鄉村去吃苦受罪的人却還不多（最近開封豫北學生大批下鄉，朝着日本的炮火走，可算開風氣之先！）。所以，找伙伴似乎也成了問題。

其實，這問題倒也容易解決。只須你逢着每個不糊塗的人，表白你自己「下鄉」主張。他也會清醒起來，和你一塊走。此外，更須多認識已經從事于救國工作的人們。他們的消息會比你靈通。他可以告訴你：今天張伯英先生在河大演講的時候，當場宣佈希望有六百位學生幫助他去組織民衆；明天還有那些青年要到淇縣去服務；……等一類的話。如果你的嘴不慣于和別人談話或問詢，那麼，你就勞動你的腿，參加救國性質的座談會，或郊外宣傳隊。在那裏，你可以發現許多要走到更遠的地方從事下鄉救國工作的伙伴們。辛克萊說得好：「有些人苦悶着找不到前進的友人，那可未免有些愚蠢。其實，每日你在街上走過的時候，在你肩旁走來走去的人羣中，正有許多可以一同前進的人們。怕的是你不肯張口，不肯先和人家打招呼罷了」（大意如此）。

(三) 怎樣預習救國的理論和技術？比較實用的下鄉救國理論和技術是需要在「長期下鄉救國的」實踐中發見出來的。但是，未嘗下鄉以先，也應該預先學習一切。例如，關於寫作戰報，舉行時事討論，指導農民救國等技術

或方法，可以從「國難教育實施法指導」「國難教育面面觀」，「柳湜論文選」一類的書籍中找得到。此外，理論的修養也十分重要。你應該在下鄉之前，先把中國現勢及世界現勢弄清楚，閱讀「寒上行」，「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三民主義」，「中日實力的對比」，「抗戰三日刊」一類的書籍和雜誌。否則，你如果違背了當前需要的「對外抗戰，對內和辦」的救國總路線，你把農民指導到「盲動」或「反動」的路上，那可糟糕！

(四) 怎樣把自己變成鄉下老？我所說的並不是勸你模倣「老農民」那樣的面目粗黑衰老，在下鄉之前，把四郊的灰多抹在臉上；祇不過是勸你要在全身的裝束上，說話以及行動的技術上要儘量模倣農民的「老態」。頭髮要剃光；眼鏡要去掉（近視眼和遠視眼只好算例外）；西服，學生服或軍事訓練服裝要藏起；皮鞋要變成布鞋；要多說「土話」，不要賣弄京腔或國語；要舉動誠懇而率真，不要擺出洋秀才架子……學生自身並不覺得學生之帶有尊嚴；學生，在鄉下老眼中，却具有三分「官派」。這是因爲自從前清的秀才，拔貢，翰林被打倒之後，鄉下人也知道那些「準官吏」或「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是由學生們繼承下來。而且，民國以來，許多大學生或中學生確實仍然保持着幾分「特殊身分」的臭味，看不起老百姓。因此，社會上總給「學生」加上了「丘九」的外號。大家要想把鄉村救國工作作得好，必須首先避免鄉下老的厭惡或畏懼。惟一的辦法，就是在下鄉以前，先把自己變成鄉下老。

論學校的遷移

王山石

東北四省淪陷後，東北的學校紛紛地遷到了平津；平津淪陷後，平津的學校又紛紛地遷到了開封，長沙，西安各地。最近由於平漢線上的吃緊，開封的人士感到了相當的不安；於是，開封的學校也有遷移的消息，我對於學校遷移，在原則上是有幾分贊同的。

很明顯地，抗戰的勝敗決不完全決定于前線的軍事，而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動員都是同樣重要的。幾月來各路抗戰的經驗，華北數千里失地的教訓，都指示給我們：欲獲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動員全國民衆，使全國民衆一齊起來積極支持抗戰才有可能。可是，現在一般民衆的情況怎樣呢？還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我們的民衆，大半還是愚昧無知，缺乏民族國家的觀念，因而，我們的民族不但不能起來積極支持這神聖的全民抗戰，相反地，却往往被敵人利用，去作破壞抗戰的漢奸勾當！這現象實在是太危險了。所以喚醒民衆，激發民衆的愛國情緒，組織民衆，使民衆積極支持這全民的抗戰，便成爲當前知識份子最迫切的，不可旁貸的責任了。因此，現在不但應該把危險地帶的學校遷移到較爲平安的區域，繼續去從事教育事業，而且還應該儘可能地開辦新的學校，去培植一些戰時急需的人才。

可是，這里有一個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教育的內容一定得和抗戰密切的聯繫起來。只有在這前提下教育出來的人才才適合戰時的急需，才能負起上面所說知識份子不可旁貸的責任。

舊賬與新賬

范文瀾

中國共產黨發表團結救國的宣言以後蔣委員長也在報紙上發表一篇談話，裏面有這樣幾句：『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見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我想凡是稍具天良的中國人，讀了這段文章，沒有不涕泣愧悔，痛改前非，竭誠擁護這個意見的。明末東林黨歷史很明顯地擺在我們眼前，我們還敢學舊家婦女不管強盜打進門來，坐在繡房裏和妯娌們鬥小眼兒爭辯是非玩弄口舌麼？所以現在如果有翻舊賬說閑話的人，不是存心破壞抗日戰線的漢奸托派，就是熱昏發狂想嘗試亡國奴滋味的胡塗蟲。這些人應該照人民公敵治罪，絕對不許他們有立足餘地。

蔣委員長公忠體國，光明磊落態度，和中國共產黨精誠團結赤心救亡的努力，除了日本軍閥及其走狗急得像鍋裏煮黃龍，亂竄亂跳力謀反對以外（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給關東軍報告書裏有共產黨為皇軍之大敵語，可以想見他們痛惡國共合力救國這一政策）。止要見中國人，誰也感覺到光天化日，天地開闢的清新氣象好有神靈默示我們說，你們從此好好做去罷，中國決不會敗亡的。

吾儕小民安心靜候了若干天，華北前線消息愈來愈壞，比九一八時強不了多少，倭方各種佈置，似乎依然故我，並未顯見所謂善籌碩

書，——也許有，不便教普通人民知道，——可使人民十分信賴。中央地方大小當局，追隨蔣委員長有年，想來決不能無視『全國國民澈底更始』的訓條的。我們區區小民，聞見有限，當然不敢亂猜妄測諸公究竟更始到什麼程度，今天讀本月二日大公報幾個緊要請求的社評，才知道向以輿論權威。穩健著稱的大公報記者也着實急躁起來了。他說『我們報紙鑒於大局之迫切需要，今後請更隨時以極率直極忠誠的話，督促呼籲，請求。』審視他所請求的一共三條，第一，關於宣傳；第二，關於組織；第三，關於教育及經濟。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早就該不成問題的，想不到還得列在緊急請求的首要幾項，真使久受『仰該民等靜候核辦，毋得率演，致干未便，切切此批』一類訓練的小百姓也不免中夜待德，燈燈磨磨了。

蔣委員長身繫軍國重任，我們對他十分敬愛，希望不要過度勞瘁，長保健康，好領着四五千萬人的大隊伍衝出目前這個難關去。我們止是極直率極忠誠地請求左右內外大小諸公，仰體委員長澈底更始的訓條，切實施展些救國新猷出來。大公報社評說：『時局決不容等因奉此式的敷衍』，這話何等沉痛，諸公從諫如流定必接受此好意的建議無疑。譬如一隻船在大海裏行駛，舵師很靈敏，船員們却帆破了不補，船漏了不修，乘客驚慌不安，船員們依過去經驗，還可以說：『爾等各歸船位，何得無事張皇。』等到風浪大起，破船傾覆在眼前

任，只有在這一前提下的遷移才是有真正意義的。現在讓我們看看各地教育的內容吧：不用我多說，我少微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會感覺到自己所學的東西不切合實際的需要，在平時是這樣，在非常時當然更是這樣了。現在是我們求自由解放的抗戰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我們所需要的是求自由解放的技術和理論，可是，每天在學校里所學的却依然是殷商甲骨文，中世紀的古典文學和馬爾薩斯的替歷迫者說教的人口論！這樣的教育不但不應該遷移，簡直還應該教敵人的炮火把它完全摧毀淨盡！可是，在以前，我們所看到的，竟是這應該被摧毀淨盡的教育原封不變的遷移，這我們不能不認為是國家人力財力，即抗敵力量的一種巨大損失！

過去的不必過於深究，未來的却不能不加意注意，在這開封各校正醞釀着遷移的時候，我希望教育當局和關心教育的人士要注意到教育的內容，促使教育的內容和抗戰密切的聯繫起來。

，舵師滿頭大汗，拚命掙扎，等着全船人員協力共濟，如果仍有一部份人顧慮從事，得懶巨懶，試問這隻破船，當有何種前途。中國人民是最富於服從性的，向來不敢腹誹在上位者的，這次國難實在太不同平常了，所以忍不住從心窩裏叫出些怪聲來，略述原情，並非有意胡鬧。蓋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有大人先生焉，聞哀鳴之聲，惻然有動於中，一舉手而拯救之，豈非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之佛菩薩行爲乎！而且尤其可怕的，設若有忍爾心欠佳，又

不甚識大體的人對民衆萬聲說道：「你們知道交實買的規矩麼？有一顧客向商店購買貨物，賒賬累累，過節不還，年底照欠，弄得商店沒有辦法。謝絕交易罷，舊賬都清了，犧牲血本可惜；依舊交易罷，領教過那賠欠苦味了；後來商量出折衷方案，舊欠算是呆賬，對顧客說，你發財的時候，求你高抬貴手，什麼都有了，這等小號說話麼？新交易請你體恤小號艱難，賞光現款，從今年起，給你開了新賬本啦，你們想這個商店算不算不講交情？你們人民不

無聲之國

——魯迅逝世週年紀念贈話

在「平安度脫」的雙十節的第二天晚上，我去拜訪一位剛由平津從敵人刀把下逃脫出來的友人。他很詳細的向我報告那所謂「鬼門關」的慘情，並且解開裏衣讓我看看那滿身的鱗傷。後來又說到漢奸的情形；時間很長，大概已經是一點多鐘了。當他送我出門，我踏上泥濘的小街道上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我第二天的工作來：預計改十五本作文，只改了三本；明天該輪到升旗，紀念文章得下午交稿，一年只有一個魯迅逝世紀念日，忙一點也應該，姚先生說的不錯；于先生的神曲該交還他；但丁確見維琪爾，這個善頌善禱的無聊詩人，我可不要碰見他，……這樣想着，可就抬頭看一看，一個黑影子正向着我進行！大概我走錯了方向，四周圍不但沒有燈光，而且沒有人家，有的只是前面的一個直亭亭的黑影子！

「你往那裏去呀？」那黑影子簡直說活了

向政府算舊賬，按照君子愛人以德，小人以怨的聖訓，爲什麼不算新賬呢？過去民衆欠組織，現在組織了麼？過去民衆欠宣傳，現在宣傳了麼？過去教育方針太不徹底，太無計劃，現在徹底了麼？有計劃了麼？過去沒有戰時經濟計劃，現在有計劃了麼？過去沒有根絕漢奸活動，現在根絕了麼？過去一部份軍隊紀律廢弛，作戰不力，現在沒有迭失要地，既不呈報的軍官了麼？過去頗有貪污營私的不肖官吏，現在都已革面洗心潔已奉公了麼？過去人民遭

杜子勤

「你是誰？是神，是鬼，是維琪爾，是魯迅，我都不怕！」雖然嘴裏這樣說着，心裏撲撲吞吞的，可着實有點害怕。

「你不要怕，中國各地都被轟炸着，維琪爾不會到這裏來。你怎麼走到這荒野裏？你跟我來吧，順便我領你參觀一個地方。」說着就拉住我的手往前走。那手雖然有點乾枯，可是有熱有力。頭髮稍長一點，鬍子可特別濃盛，一領夾袍，看不清什麼顏色，總之，他不是鬼，完全是一個普通的五十多歲的老先生。

「你要我到什麼地方去？」

「到無聲之國。」

「對不起，我不能違命，明天我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要作。還要寫紀念魯迅的文章，一年只有一個魯迅逝世紀念日，我得趕快回去。既然叫做無聲之國，一定毫無趣味，還多什麼觀！」

「這個國家雖然不大有趣味，可是對我們

受天災人禍，往往流離失所，現在安輯有方不怨無人收管了麼？過去法律效用，有時望特殊勢力而却步，現在法律可以範圍一切國民了麼？過去外交很講究敦重睦誼，現在那幾國出力援助我們了麼？這些話很有刺激性，可以激動無識愚民的感情，減損對政府的信仰，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國民，切實把徹底更始的訓條兌現，上下一齊努力，不讓有提出

不算舊賬，要算新賬

這個口號的機會。

很重要，如果你真不能去，我可以說給你聽，我在這個國慶裏住了五十多年，知道不少其中的故事，這故事你也有傳佈的責任。」

「那麼就請你說吧。」於是他鬆開我的手，停住步，就開始了他的講述。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有文字，能够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這一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是只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這論調很「耳熟」，似乎在那裏聽見過或看見過，不過一時想不起來。我正說，這不像是說故事，而且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時候，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個火柴盒，擦的一聲發出一片強烈光彩，燃着一支烟在吸起來。無邊的黑暗被這火光戰破，身上早已覺得有點冷，這時也暖和了許多似的。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爲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

樣呢？他們向來不能將他們想說的話說出來。他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比如去年海河浮屍，二百條，三百條的發現，可總沒有人報告出來其中真情，至今還是一個謎。再拿最近的事情來說，七月底的天津大轟炸，八月間的先施公司，南站，汽車站，虹口大轟炸，九月的松江，北新涇楊行鎮，蘇州河的大轟炸，北方的保定，良鄉，廊坊，石家莊以及廣州，武漢，首都的大轟炸，不知道死傷多少人民，可是沒有說話的聲音。」

「他們抱着已經炸死了的兒子從街市上回去，無法說明兒子遭難的經過。良鄉一百多個女子被辱後，無法敘述她們的不幸與憤恨，也只有一同自殺。一個逃難的母親，在忙亂中誤把自己的兒子當作行李捲到井裏去也無法說她的慘痛來。在逃難的中途離散開的少妻幼子，無法使丈夫知道她們的下落。撤退的軍隊，無法告訴那些在門口瞻望着他們的老百姓一會便有敵人到來。」說着緊吸兩口烟，把那手已經捏不住的烟蒂拋到地下了。

這確實是說故事，我心裏想，這些地名也非常「耳熟」，好像和我們很有關係，這些我時顯不得追問，我急於要問的是：

「他們爲什麼不把文章弄得好像些？讓大眾都會看都會說話？」

「自從有人提個白話以後好是好些，不過反對的勢力還很大，況且文字並沒有改革。那文字是他們祖先留傳給他們的可怕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爲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所以結果弄成無聲。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嗎？」

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他們之被打，被辱，被罵，被奴使，被槍殺，被打毒針，就好像啞叭一般，一點也說不出來，這就是「啞叭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呀！」

「唉呀，可憐，那可怎麼辦呢？」我接着他的話，突口說出。他却遲疑了半天，大概也皺了皺眉，說：

一位太原青年抗敵決死隊隊員

出發前寄來的幾封信

趙一青

第一封信

大哥：在收到你的明信片的時候，就說要覆你封信，等呀等的，一直等到你第二封信又來了，覆信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抗日決死隊」於本月十三日出發，我收到你明信片的前一天就離開了決死隊。到「政訓班」來。

哥哥！你信上說：「……但，一想起你，就有點心痛。可是沒有明確的觀念，這沉痛不知是因爲你已參加了「決死隊」，或是自己慚愧着躲在後方」。我讀到這裏幾乎流下淚來。我真感嘆我現在「已到了國防前線」你們那裏的人一定會猜到所謂在「國防前線」的人是如他的英勇，如何的強幹，如何的有希望，如何的可敬佩啊！我慚愧，因爲我以前沒有修養，能力不夠，一經滾進這白浪滔天的大海中，我

不容易辦到。現在注意到這種問題的人還太少，我想你是：「一棍兒棍兒棍兒！」不知道是誰家的雞子叫了一聲。我想天還早哩，這雞子一定在發噤，再不然是經驗少的小雞，摸不準時間弄成「早價」了。我解釋着說。可是一轉眼人不見了，東方也漸漸發亮了，大亮了，我是清清楚楚站在西北城角一片荒地上，露很重，一身濕、兩脚泥，我沒有問他究竟是誰。不過，「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那聲調到我轉回了家吃早飯時，還好像在身邊似的

眼花綠亂了。

「兄來了，我們仍然很少來往。說起來見過幾次面，可是也沒談出什麼，一切都由他去吧！個自幹個目的！」

談些這裏情形吧！

上禮拜，杜重遠先生來講演了一次。跟着是李公樸柳湜等先生受着我們熱烈的歡迎。

昨天我們「師裏」捕住了六個漢奸，有確實證據的漢奸。隨時在太原市的中山公園舉行除奸大會，參加的有五六萬人。民衆一致要求給以「萬人口」的處分。七八十歲的老頭子，都淨扎着跑上台去打漢奸的耳光。夜裏，在大雨中還繼續着我們的大遊行。

太原的救亡運動有一個特點，就是工人羣衆特別活躍。「慎盟」會員達八十萬之多，而且

都在經着一種嚴格訓練。

兩禮拜前，□軍代表彭雪楓先生來講演了一次。今天早上聽說朱周林蕭徐彭諸先生來井會商軍事，我們又要要求他們講演了。

我這裏整天等着政治犯大赦的消息，同時也是盼望弟弟出獄的消息！

暴風雨更有力的震動吧！弟弟才會更快的出來！

弟一青 九月八日

第二封信

大哥：信寫好了一禮拜，因為生活的變動，沒有投郵。

太原的情勢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昨天天一亮，就有日機十三架飛來。我們還在夢裏——夜裏到車站歡迎八路軍（林彪的）將士北上抗日，精神興奮得什麼似的，下一點才回營了！——慌慌張張跑進後門外的地下室。由於漢奸的搗亂，我們的洞口，落炸彈九枚，結果炸死排長二人，班長一人，平津逃亡學生一人，傷二十餘人。

一天內敵機三次，而敵機投彈目標純為「兵工廠」與「國民師範」。

常言道「禍不單行」，這兒今天地震起來，一日六次。有許多牆垣都倒塌了。

太原不是久居之地，我耐不住，決計跟「決死隊」出發。我從昨天晚上又搬進「決死隊」了。（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大隊第二分隊趙一青）。

爲了免除飛機的掃射與轟炸，我們每天早飯後就出發到城外的樹林裏，聽彭德懷先生講述「游擊戰術」。下午五時始返校。

昨晚周恩來先生來校，配合着日下的客觀情勢作了一次三點半鐘的講演，周先生真不愧

是中國目前最有數的政治家。

大同一帶戰事吃緊，太原已成前線。決死隊出發許在下禮拜。（本來十三號就要出發的，因爲彭先生等來井，機會不可多得，決計延

晚一週，聽取他們的政治軍事講話。）此次出發，已徵得彭先生同意，從新區派來軍事專家八位，隨軍出發，練習游擊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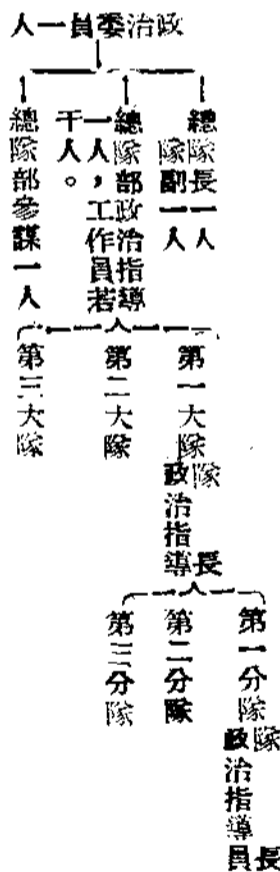
哥哥！民族革命戰爭更廣泛的展開了，我們盡可能的，把我們的力量貢獻給國家民族吧！沒有民族的存在，就沒有我們的存在。

來信仍寄太原國民師青年抗敵決死隊。即令出發後，仍有聯絡員，負責送達駐處。天空飛機響了，說是中央飛機三十架來井助戰。

我到這裏還買了幾本書，沒郵費，不能寄給你，出發時，看勢吧！望來信。弟青 九月十六日

第三封信

大哥：昨天才發一信，今天却又有執筆的必要。我們規定二十號以前出發，到晉北的五台，繁峙等縣去（你可以在地圖上找一下）。繁峙的廣靈，靈邱就是敵人。總可以說是最前線了。爲了配合日下的客觀情勢，我們的編制也改變了。組織是這樣：



每分隊有隊長一人，隊副三人，政治指導員一人，工作人員二人。每分隊分九小隊，設小隊長二人（軍事政治各一人）隊員十二人。

此外附屬總隊部下面的，還有宣傳委員會（由隊員組成），內分口頭宣傳，文字宣傳，歌詠團，話劇團，鼓書宣傳隊，舊劇團等組織。

這是我們的游擊隊組織，以一個人爲作戰單位。出發後，就隨處組織民衆（自衛團，少

年先鋒隊，游擊隊等），如遇敵人時，就給以痛擊。

敵人已打到雁門關了，距太原不過三五百里，我們勢必要以最大的犧牲來應付戰爭了。

昨晚前站已經出發了，我們大概在二十號離太原，我們所帶的東西是一枝衝鋒步槍，五十顆子彈，一口大刀，手榴彈兩個，軍毯一條，書夾子拍紙簿各一件。此外，概不准再攜帶其他物品。

哥哥！我現在算是第一步踏上火線，我很興奮，我沒有絲毫的恐懼，怯懦，遲疑，動搖。

家，我早已把他忘掉腦後了。母親，姐姐，弟弟等，有你在，我已經很安心了，這希望你要負責起我的責任來！

使我最不

能安心的，是四弟，弟弟何時才能出獄呢？我一直到現在這種情況下還是盼望着。

母親是老了，她沒有過過一天快樂日子。五年來，她沒有可能同時望見過她所有的三個兒子，恐怕此更後是沒有可能了。

「兒子是父母的私產」，可是她的兒子早已送給社會了！

關於姐夫，他自從離家追隨口軍，到現在已經八年了。最後六年就一直沒有消息。我在這裏已經問過了許多口軍裏面的人（有許多是河南的），他們都不知道，想是沒有了吧！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三分之二的人都死掉了。

弟青於「九一八」的早晨

第四封信

大哥：這裏的九一八紀念日真熱鬧。

紀念日爲了怕敵機來襲，在下午六時才舉行，我們整個決死隊荷槍實彈作糾察隊。會場是在市內中山公園。

當我們整隊到會場時，已夜色蒼茫了。因爲參加的羣衆太多，主席台上說：「國師的同志站到場的周團去」。

大會場的周圍設了許多小的講演台。正在演講的有李公樸，周恩來，徐向前，蕭克，本省的職盟總負責人薄一波，及北平才到的幾位名教授。（聽



敵機轟炸後 王宇晨刻

聽了，暫停

民衆自動提出許多提案，由大會表決，遊行請願槍斃錯誤機械的六一軍長李服膺，沒收漢奸財產，改善工農生活。

哥哥！我們出發了，再有兩小時就要往車站去，還需要再寫三封信，還需要到街上買些零碎東西。沒時間多寫，這裏的書不能寄去。

一切東西都任他去吧，人還不知道怎樣哩！政訓主任說：「在日本鬼子全部退出中國時，我們才回太原！」

弟青（寫信日期不明）

救亡戲劇 在鄉村

化冥

爲了擴大紀念「九一八」，我們儘中隱生在一週內預備了四個適合農村生活的救亡話劇：「血洒蘆溝橋」，「盟誓」，「林中口哨」，「秋陽」，和臨時編的「上海一件事」。就着校內的磚台搭起一個布棚，公演了一天。雖在農忙的時候，參加的羣衆，男女農民不下六七百人，比較着都市裏的禮堂和戲院要方便得多。

因爲我們師生過去都沒有演過劇，舞台的經驗和表演的技巧，雖免有很多欠缺。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是生長在農村，熟習了農民的生

活表情和方言，使我們能夠得到的初成功。演「血洒蘆溝橋」的時候，觀衆都落下淚來；「林中口哨」演到日本少尉和偽隊長毒打農民的時候，觀衆中高呼着打倒日本鬼子和漢奸的口號，「盟誓」和「秋陽」，也都得到觀衆的好評。

只有「上海的一件事」，因爲學生生活經驗的不够，沒有把漢奸們爲了受錢而破壞救國工作的行徑充分的表現出來，而一般觀衆更是不知道什麼是資本家和買辦，算是完全失敗了。

由初次公演的經驗告訴我們：「林中口哨」末尾，李山死了，李海哭着喊着李山的名子時閉幕，還不如李山解開李海的繩子，兄弟兩個一同去追趕逃走了的日本少尉來得力量大些。秋楊一劇，把一個槍斃的懲罰，加在一個十三歲的小孩身上，我仍相信不會給觀衆一個很深刻的感動，因爲這十三歲的小孩，不能當作「漢

報 告 文 流 洪 的 鐵

漢 武 在 節 十 雙

吳 紹 文

朋友：到武漢來熬一個禮拜了，因為自己已忙得整理幾篇寫完了而未會修改的稿子，所以抽不出功夫來給你寫信。今天是雙十節的第二天，在今天我不能再把這封信遲延下去不寫，實在的，我自己已被各種興奮的事情在激動着，不寫給你，我覺得難過。好吧，我現在把昨天這興奮日子的經過告訴你吧。

在昨天，剛剛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就離開寓所到省黨部去了。在那里，平津同學們已在忙着了。排戲的在排戲，救護隊已在門口整隊到徐家棚去接傷兵，他們每個人像沒有一刻鐘可以休息，興奮地在準備着今天的慶祝。在八點鐘我們整隊出發了。在出發以前，一位同學要我去吃早飯，然而我吃不下去，我是過得太興奮了。

那時候，街上是靜寂的。我們隊伍過後，留在街上的是一片壯烈的歌聲和激昂的口號，這歌聲和口號是特別有力的，它把清晨靜寂的街道變成了熱鬧。在平閱路和中山路的兩旁，洋車夫和店員們擁擠地跑過來看，在以前，他們看着我們這男女混合隊笑起來，等他們明瞭我們是幹什麼時，在他們的面色上，我們看出了莊嚴激昂的表情。他們聽了熱烈的歌聲，便鼓起掌來了。最有意義和最留戀我們的是武昌

街頭上的窮苦小孩。他們有的從省黨部一直隨着我們到江邊，在這一路路遊行的過程中，聽着我們喊口號時，他們在兩旁狂跳着，還不斷地從我們手裏搶去傳單分送到街兩邊的觀衆去。朋友，在這夜靜的書室裏想到他們那種情景，我覺得身心像有一把火在燃燒着。他們那種如瘋如狂的熱情和勇敢，是我這數年來在北方參加救亡運動所未見過的。他們像是剛從囚籠中放出來的雀子，在這多難的日子裏，被一種不可形容的興奮的情感在刺激着，不能禁止的熱血在心田里沸騰，所以他們瘋狂了。

在萬人擁擠中，我們過江了。到漢口時是九點二十五分，在那邊，我們還有一部分華北逃亡同學在市黨部等着我們，我們就一直到了黨部去集合，在十點半鐘時，我們會合起了一隊偉大的行列了。於是從市黨部門口出發，經過中山路，民生路，江漢路，又回到江漢關。在江漢關才分組向漢口市各街道去宣傳。在後方，同胞們是比我想像到的更要強得多。他們有一種赤誠的愛護祖國的心。在昨天我到中山路去宣講的時候，他們一層層的包圍着我。等我告訴他們我是從北平逃亡到武漢來時，第一句還未說完，一個三四十歲的老先生用着一雙憂鬱的眼睛望着我，突然地他高聲地喊了一聲：「先生，請你把北平的情形告訴我們吧！」那時，我也想到，現在我應該說出來北平各種我們所受的痛苦情形，以及四郊老百姓的牛馬生活，才能引起他們的同情來。我沉着心，慢慢地從北平說到天津，再說到日本人在鄉間的暴行。他們，那一班沒有受過教育的同胞，聽見我說到日本人在用煤油 and 辣子水灌學

好」的典型人物。前者「林中口哨」我們決定改一下，後者「秋陽」決定不再公演了。

這天還有漢氏和蕪右兩個小學來參加。蕪氏兩劇——「漢奸的末路」和「野孩子」，蕪右演「我們的時候到了」一劇。「野孩子」演的很好，那兩劇比較差些，原因是小孩子的聲音動作和表情，不適合表演成人劇。

第二天（九一九）我們師生得到了府店學生的邀請和區長的歡迎，抬着佈景和化妝物品，跑了十五里路，借着該村的西戲樓，在椰子戲唱過後，把「林中口哨」，「血灑漢溝橋」，「盟誓」三劇作第二次公演。觀衆都是農民，男女女女的集滿了台前的空地。還有大多數因為農忙不能在白天觀劇，要求我們晚上再公演一次，因為我們要回校上課，使他們失望了，可是我們告訴他們說，不久我們一定會再來的。

在公演的時候，很多人哭了。小孩子害怕日本人，鬧着要他母親回家，最不能使人忘掉的，有幾個直心腸的觀衆，竟問我們台上的日本鬼子和漢奸向那里跑了，他們要去追上把那兩個人打死！城裏的保長訓練所所長來檢閱壯丁了，要我們在九月二十七日保長訓練所學員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到新城公演。我們答應了。學校距離新城三十里，全體演員在頭天早晨冒雨出動了，除了保長學生之外，還有公務員，店夥，商人和該地駐防的兵士。表演「血灑漢溝橋」的時候，受感動最大的就是兵士們，他們要請我們到老城專給他們公演一次。但是因為這時的教育局派員來查教師教育，我們沒有答應，急急忙忙的回校了。

生以及在夜間任意到我們同胞家裏時，幾個黑而健壯的工人，慢慢的低下了頭去，把脚在地上吃力的擣着。以後我又告訴他們日本人不僅僅殺學生，他們在城裏，在鄉下，把我們的老幼男女都捉了去。老的捉到前線上去抵擋我們軍隊的砲火，年青男子則利用他們掘壕，年青女人就任他們姦淫。我看着，一個個把頭垂下了，不敢看我，在我旁邊的一個瞎了一隻眼的小孩，幾顆眼淚從他的一隻好眼邊滾了下來，輕輕的他靠到我的身邊來，用一隻小手來擦着我的衣角。當然，我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以後我們又到新市場去，那裏面，有上海救亡戲劇隊第二隊和我們華北逃亡同學都在演戲。

我們一隊九個人被招待員請到大舞台去。那裏擠着人山人海的觀眾，歌聲像響雷似地在震擊着我們的耳鼓。那種情景是能令一個非常消極的人馬上積極起來的。到那裏，我和一個同學又被請去作報告。一班傷兵們和青年男女們，在我們把剛才說過那種悲慘情形告訴他們以後，眼淚從他們的臉頰上滾了下來，揮着拳頭，激昂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救亡戲劇隊演出「逃難到漢口」，這一幕戲在開封我們是看過的。這次的演出，還是過去的幾個人，但是由於幾位演員的特別賣力，一舉一動能够很有力地打動人，台上哭了，台下也哭了。我親眼見到一個外國人，起先他頓着脚，以後他從衣袋中拿出手巾來擦眼淚。真的，朋友！作奴隸的人們並不是下賤種。他們能够得世界愛和平好正義的人們同情，他們是真理的保衛者，他們也是真理的追求者。世界終有

一日會翻過來，那時，奴隸們的血會開着燦爛的鮮花的！

晚六時是漢市總遊行的時候，我們又從新市場集合到江漢關來。到那裏時，我們華北同學把一桿畫着人民抗日的雄壯的旗幟高插在有關的大門上。歌聲也高亢地在江岸上盪漾着，混合着揚子江的怒潮。人們像春雷似的怒吼起來，江岸的交通塞斷了。

六點二十分出發了。廣闊的江邊的馬路上，把每個勇敢而憤怒的面孔照得更紅亮，更堅決。這一條像快要騰起的蛟龍，在那廣闊的柏油路上瘋狂地前進着，街邊的觀眾像一座高峯在屹立着，同時在隊伍的尾巴上增長起來了。

從民權路轉過中山路，再南向江漢路，東由湖南街轉向東北到大智門車站進入法租界，老德租界，老俄租界及英租界，在這時候，是七點多鐘了，街上的人羣更擁擠得水洩不通。我們雖然是工作一整天，並不覺得飢餓和疲乏，那時，只知道前進，前進，歌唱，狂呼。在自己的嗓子啞了時，都不願停下自己的怒吼，願在洪流中添上自己沙啞的聲音，好讓它沸騰起寂靜了多年的武漢，讓它在今天，國慶的日子裏，把武漢換上廿六年以前的今天的光榮和偉大，把奴隸們的勇敢在這興奮的日子里充分的表現出來。

朋友，奴隸是不該我們作的！

隊伍一進法租界時，在我們四人一列的行列外又增添了另一個偉大的行列，這行列有工人、商人、小孩，還有婦女和老太太呢！馬車，洋車和閒蕩的遊人沒有了。最令人感動的是馬路兩旁的妓女，她們也紅着臉，舉起拳頭參加

接着又是雙十節，我們師生合力在操場的一邊，用大石塊築起一個簡陋適用的劇場，比較前三次所用的場更大一些。於前三劇外，又排演了「黃浦江上」，「毒藥」，「在平津」和「九一八以來」四劇。前兩劇是完全採用原劇本。「在平津」是把「光明」二卷十二號的「布袋隊」改編的。唐桂珍改成唐廷恩的孩子，把布袋隊改成義勇軍，中間不關重要的對話也刪去好些。「九一八以來」是從洪深領導的話劇團第二隊學來的，大意沒有改變。爲了排演方便（沒女演員），把三個女兒改成三個可愛的孩子。這對於農民觀眾的感動力量也要大些，因爲他們總多少還保有重男輕女的舊觀念。不幸天下着雨，台子上漏成水坑，已經是沒法進行，可是農民不能到田地工作，願意站在露天的雨地淋溼，也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於是只得用爐灰把台子墊了墊。劇目進行完了，觀眾要求把「九一八以來」再演一次，我們又化裝出演以後，他們才踏着泥路，出了操場大門，在黑暗的街道上摸回家。

現在偃中話劇團已正式組織起來了，打算盡可能的利用課餘時間在農村公演救亡話劇。

一 洪深先生領導的話劇團第二隊在鄭州扶輪中學公演的時候，我們算得到一個參觀的機會。在表演的技術方面，當然我們需要學習和鍛鍊，但他們不能完全採用方言，却限制了他們的觀眾範圍。除了知識水準較高的都市居民尙能感到興趣外，農村裏的老百姓還是吃不消的。再說拿着撲實的救亡劇本，搬上貴族化的舞台上，在佈景方面是沒法子配合的。這固然也

進來了。三層樓上的人們，他們在顫跳着，在高呼着，掌聲在我們的頭上振盪起來。我們也高興地回答他們的掌聲。在我們走過傷兵醫院時，傷兵同志們出來了，他們要求我們扶着他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於是華北同學出來了一百多個去扶他們。他們熱烈地憤激地在怒罵着，和着我們偉大的步子前進。

在過去，租界裏是不許我們這種行列進去的。但今天，我們要爭生存的今天，法國安南警察一點也不阻止我們。他們很莊嚴的向着我們這偉大的行列致敬。他們用一雙同情和憤激的眼神注視着我們，表示他們是同我們一樣的受着壓迫。

在剛要走出法租界時，一個法國老太太忽然高呼起來，跑過來和我們握手，她用流利的中國話莊嚴的祝告我們，「孩子，勇敢去作罷，世界的好人們正在同情和幫助着你們呢！前進吧，你們會抓着太陽的」。朋友，你想，這話是多麼的赤誠和令人興奮呢！那時，我哭了，我被興奮激動得流出許多淚。

一個工人是從英租界跑出來的，一路上跟着我身旁走，他先儘是聽着我們歌唱，高呼，以後，我看他是忍耐不住了，他跳了起來，他喊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搶掠中國的一切強盜！」

我注視着他，他眼睛紅了，可是沒有眼淚在他眼眶裏。以後他問我是唱什麼歌，還問我要歌頁子，可是我沒有，我低聲地教他唱着：「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他也低聲的學着，并且他的一隻手，不自禁的在表示憤激，緊握着的拳頭在他的面前一起一伏的揮舞着。

八點二十五分，我們又集中到江漢關來，開市民大會，并通過五條議案，（一）對日經濟絕交，（二）沒收日本人及漢奸在華財產；（三）根絕親日份子及漢奸；（四）發電美國大總統羅斯福請貫徹其主張；（五）電慰前方將士。我們開完會以後，羣衆不願走開，歌聲也不間斷的在空中飄揚着。直到領隊發出最後一道過江的命令，隊伍才分散開來。

朋友，這一天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中國的大衆並不是麻木的，他們並不是生來就冷靜和沉寂，他們不過在某種迷感環境下才被黑手壓死了；但是爭自由的火焰是潛伏在他們心中，祇要引起那根爭自由的導火線，他們會馬上起來，很勇敢的來接受着爭自由的指示，承担起這偉大時代的任務。朋友，武漢，這中國動脈的長江上的重要都市，牠起來了，牠伸着一雙偉大的手在歡迎着偉大的時代到來。

我想你們在開封也是很興奮地在舉起了偉大的手向太陽招搖着吧，你們一定地也在發動着一次偉大的行動在自由的道上奔着吧，一樣的那里的同胞會更熱烈在慶祝國慶，同時還熱烈的憤激地在爲國難呼着高亢的反抗聲，喊出數十年來這被壓迫人們的憤怒吧！

雖然夜深了，在這一半半暗的煤油燈下寫出這段熱烈的事實，我一點疲乏也不覺得。在這萬籟俱寂的午夜，我的耳朵還充滿着憤怒的吶喊和悲壯的歌聲。寫這一封信罷，我突發靈

有很多的困難情形，但我們相信，假使推動劇運的人們不能把這些困難打消，恐怕還是不能接近最大多數的農民大衆，減少了救亡劇運的效能。深望推動劇運的人們，要更切實注意到這一點。

十，十三。於儂中

起來了好幾次，我也突然的放下筆好幾次。實在的，朋友，我不能制止我的血沸騰奔流，我不能禁止過敏的神經在操縱我。現在，祇能讓我的身心燃燒起來，把我這無用的肉體化成一道光錠，在這沉靜的午夜中，劃出一條光明之路。

近來這邊很好，不久，我或許就要參加農村服務團去工作。在湖北省裏，我們分別的去宣傳和組織的工作，五六個人担負兩三縣的工作，我們要工作到中國勝利的一天，否則，就工作到全民族被消滅完了的那天爲止。

朋友，那邊的朋友都很好吧！他們都很努力吧！我時刻地在想念着他們，時刻地在希望着他們在民族命運最不幸的今日，勇敢地踏着民族解放先烈的鮮血的足跡前進！

朋友！再談吧！我應該休息了，明天我還得到外面去工作，不然的話，把身體過度的損傷了會影響工作的效果的。好！朋友！前進！舉起我們的武器，向着爭自由和解放的途途前進！ 此致

弟吳紹文敬上
(十，十一夜於武昌)

宋慶齡致英國工黨書 (續完)

救亡文

中國是正用了全副精神抗戰着。你們可以明白的看到，我們的軍隊，包括着工人，農民和智識分子是在怎樣阻止着日本侵入軍隊的得逞，雖然我們是在跟着武器很大優勢的敵人相對抗。縱然事實上日本海陸空軍的技術設備遠勝於中國的軍隊，但我們知道單只軍事技術是不能決定這次戰爭的。目前的抗戰已經證明了中國軍隊和人民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優勢。日本的殖民主義者決不能奴役像中國這樣偉大的民族，他現在是正爲了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戰。毫無疑義的，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雖然我們必須經過好幾年很大的痛苦和犧牲，而這我們早已準備着忍受了。

不僅是爲了正義和公道，就是爲了他們自己主要的利益，英國的人民也應盡力阻止日本對華的侵略。事情是很明白的，要是中國的抗戰一旦失敗，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也就完結。對華侵略的戰爭已經進行兩個月了，我們還沒有看到你們積極援助我們以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者的明白表示，這是很遺憾的。香港商船塞文萊號(Seventh)的英籍水手會經罷工抗議載貨物赴日本，以免增加她對華侵略戰爭的力量。當我們讀到英國水手這種合作行動的消息，你們知道我們是何等的感激和歡欣啊。我們歡呼這種對我們抗戰團結的表示，我們願請偉大的貴黨也能用明白的行動來表示同情。

同志：我願請你們對中國民族的壯烈抗戰不要閉眼不顧，而應該仔細的審察它。那你們能認識中國不僅單是爲了她自己而抗戰，並且也爲了全人類。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以及他們慘殺的和非人道的破壞方法，不僅威脅着中國獨立；它們對於所有民主國家以及人類的和平與自由，也同樣是威脅。同志！你們自己看看，在僅僅兩個月裏面，日本帝國主義就已摧殘和破壞了英國在華利益。日本轟炸機追擊英國的大使，險些兒傷了他的命；日本軍艦攔阻英國的商船，強求有上船檢查旅客和船上文件的權利；它們在香港的領海中漁扣並破壞海關的巡艦；單就上海而言，英國已有數百萬元的財產被日本的軍艦和轟炸機所破壞。雖然還沒有宣戰，而實際上日本已阻止了英

中華民族的抗戰確乎有着國際的意義。中國已獲得了其他國家道德上的支持和同情，但這還不足以阻止日本殖民主義者擊服全中國的瘋狂行爲。制止日本侵略以增強中國抵抗的力量，這於許多國家特別是英國有利。貴黨是承認着自由，民主以及爲改善廣大羣衆生活的奮鬥的價值。我們的抗戰是反抗壓迫者，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而這一切也是你們的敵人，從這共同的基礎上，我們有着呼籲你們援助和支持的權利。

因此，最後我懷着有力的自信和希望，認爲英國工黨必將在一切行動的場合上竭力支持中華民族壯烈的抗戰，以反抗殘暴的破壞文化的野蠻主義。

編輯先生：
我，你不認識，雖然在我們的大禮堂見過一次面。
先生：這時候僅僅讀一點死課本不是有用呢？這時的每個青年學生是不是應當跑出學校的大門，給國家作一點實際的幫忙呢？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語了。應當跑出校外，應當給國家增加一點真實的力量，不應再作那『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無謂的工作了。
但是一部分人們，偏要反對這一類的主張，甚至比反對日本還厲害，簡直要拚命的阻止！他們自圓其說的理由是安定後方，統一于政府領導之下。難道主張不死守在學校而作實際的宣傳的人們就擾亂了後方嗎？不統一在政府領導之下嗎？恐怕那更是安定後方的積極的工作，也是非在統一政府領導之下不能走通的事情。你想大規模的下鄉宣傳，而沒有政府的領導和扶助能行通嗎？假使宣傳却取了實效，不更是安定了後方嗎？誰也不可否認戰地的民衆無形中是左右着軍隊的勝敗的。據人云：北線的戰事，常有當地民衆劫掠國軍後方的慘劇！哎呀！後方的民衆是何等的重要啊。

風雨信箱

回到家鄉去

我，你不認識，雖然在我們的大禮堂見過一次面。
先生：這時候僅僅讀一點死課本不是有用呢？這時的每個青年學生是不是應當跑出學校的大門，給國家作一點實際的幫忙呢？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語了。應當跑出校外，應當給國家增加一點真實的力量，不應再作那『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無謂的工作了。
但是一部分人們，偏要反對這一類的主張，甚至比反對日本還厲害，簡直要拚命的阻止！他們自圓其說的理由是安定後方，統一于政府領導之下。難道主張不死守在學校而作實際的宣傳的人們就擾亂了後方嗎？不統一在政府領導之下嗎？恐怕那更是安定後方的積極的工作，也是非在統一政府領導之下不能走通的事情。你想大規模的下鄉宣傳，而沒有政府的領導和扶助能行通嗎？假使宣傳却取了實效，不更是安定了後方嗎？誰也不可否認戰地的民衆無形中是左右着軍隊的勝敗的。據人云：北線的戰事，常有當地民衆劫掠國軍後方的慘劇！哎呀！後方的民衆是何等的重要啊。

我毅然的離開學校了，我要給國家一點實際的力量，我以為至少能够弄得本鄉的土匪不至劫奪國軍的後方，以分國軍後顧之憂！
我的家鄉是在河北省，很多人說我是自尋死路！但我是毫無懼懼的北上！再見！以後有機會還能把河北的民間情形報告一點！
雪雲書于行前